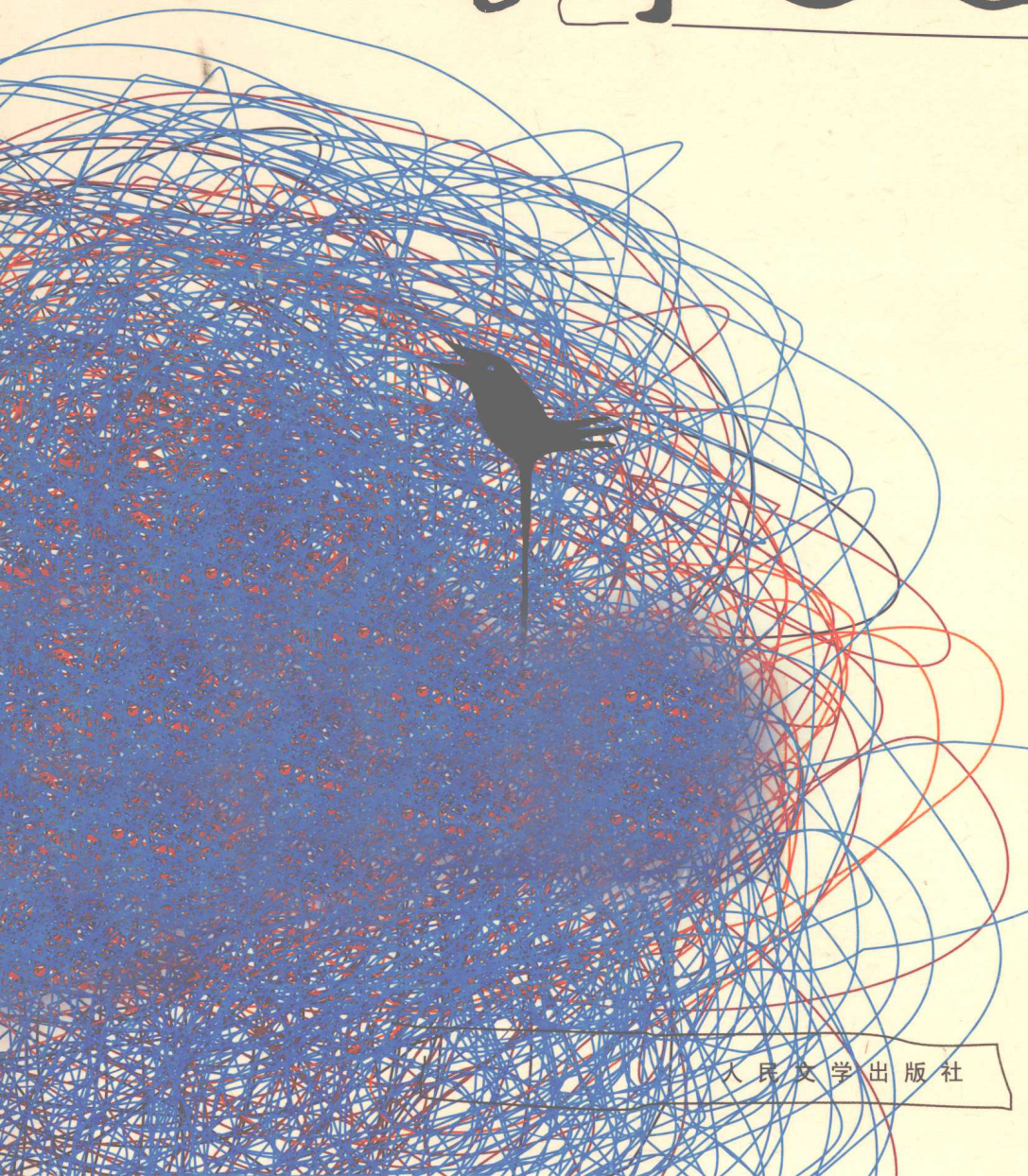


俄罗斯处女作奖小说集

苍穹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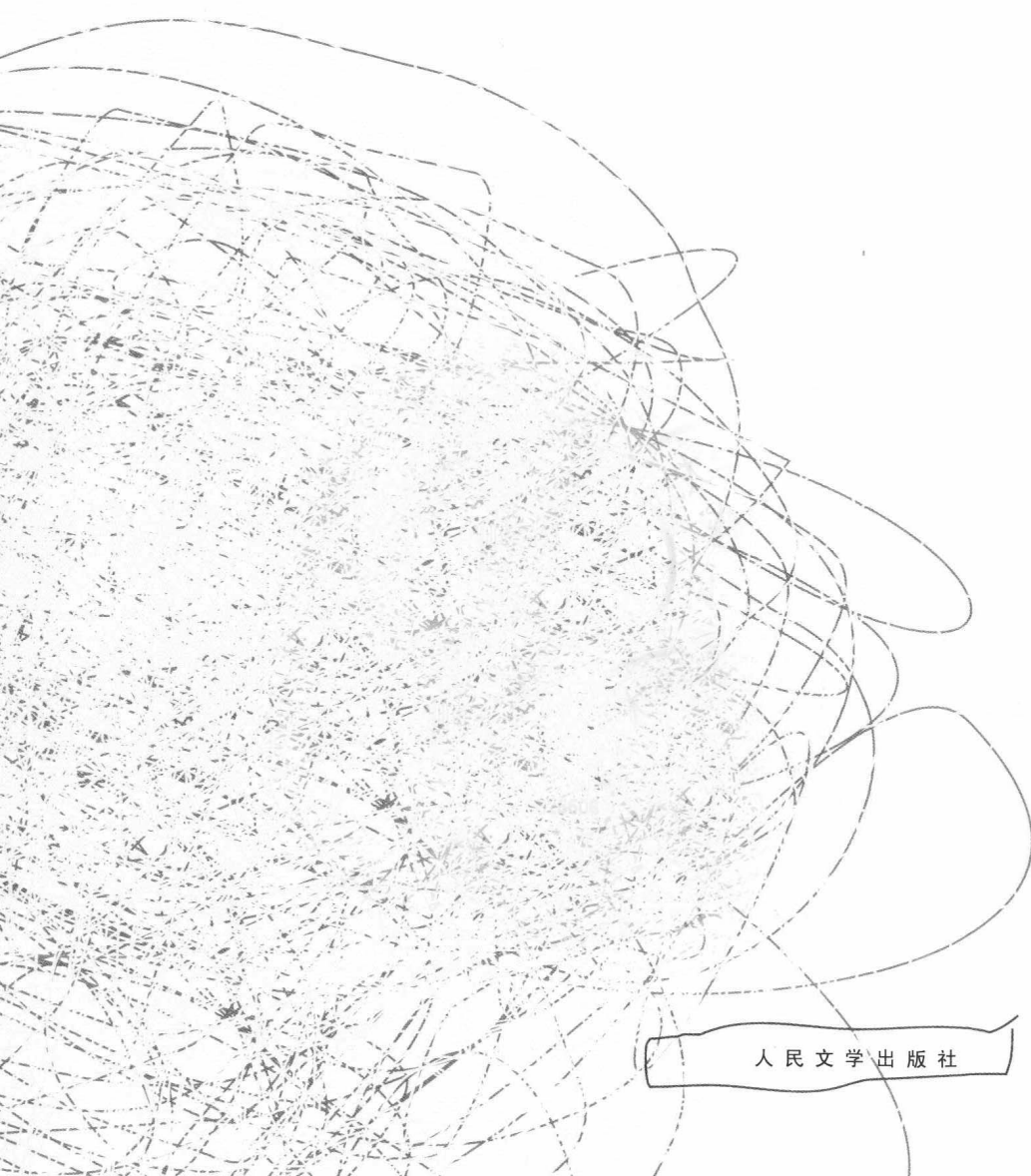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俄罗斯处女作奖小说集

苍穹之谜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穹之谜/(俄罗斯)卢达诺夫等著;万海松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9221-5

I. ①苍… II. ①卢…②万…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8819 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72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插页 4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221-5

定 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亲爱的读者朋友,继《化圆为方》和《开罗国际》之后,第三本俄罗斯“处女作奖”小说集《苍穹之谜》如约摆到您的面前。通过前两本书的介绍,相信您已经对这一奖项的来由、评选程序和内容以及获奖作品的特点有了大致的了解。我们在本集中推出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所涵盖的题材将更加广泛,风格也更为多样化,希望您这样的阅读体验中,对今日俄罗斯文学的新生力量有一份更加全面和客观的感受与把握。

选入本集的作品包括宗教、自由、战争等各方面的主题。《苍穹之谜》讲述了这样一个带有《圣经》中耶稣降临人世色彩的故事:莫斯科郊区一家杂志社的记者“我”接受编辑部的任务,准备寻找新世纪农村复兴的典范来证明整个国家的崛起。但他所到之处,见到的往往是繁荣表象下的衰败,腐朽粉饰后的光鲜。就在他几乎认为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时,经过别人的偶然介绍,他来到历史久远的边区村庄——“苍穹”村。与那些人为制造出来的表面富足不同,这个村子从外在气象到人的精神风貌都显示出一种真正的勃勃生机来:精心耕种的农田、整葺一新的学校、用心料理的房舍、蓬勃在建的教堂,以及各有成就的村民、互敬互爱的邻里、其乐融融的家庭等等。在小学校长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为庆祝外孙出生举办的喜宴上,各行各业的十二个头面人物敞开心扉,纷纷向

“我”讲述了这个村子由破败末落转为欣欣向荣的神奇经历：一切都缘起于一个神奇人物的降临。这曾经是一个被酗酒、偷盗和抢劫困扰的几乎陷入绝境的村子。十二年前的一天，一位衣衫褴褛、貌似流浪汉的老人用他那双蓝色的眼睛、用他富有感染力的声音、用他手里的权杖唤醒了村子里的每个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使大家不再酗酒，不再打架斗殴，使妓女转变为修女，使濒死的人起死回生，又通过祷告使天降大雨为全村人施洗。从那以后，“苍穹”村人再也不想继续以前醉生梦死的生活，而是开始了生产和建设，使村庄一天天走上复兴的道路。

这部作品像是一个建立在当代背景上的耶稣拯救人类的故事。从作品的名字到人物的外貌、行为再到情节的发展，无一不在彰显这一点。“苍穹”在俄语中还有“上天、上帝”的意思，“苍穹”村历史悠久，位于现实地理位置的边缘地带，这些都喻示着这里是一个不同于世俗世界的被上帝光照的所在。神秘老人伊万的外貌、神情，他对众生的教诲、他所行的奇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十二”这个数字（伊万出现在村子的时间是十二年前，给记者讲述故事的是十二个人等等）都与《圣经》中对耶稣及其十二个门徒的描写相吻合。不同的是小说接着描写了“苍穹”村恢复信仰之后的美景：变成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国。面对苏联解体后农村的萧条衰败，作者似乎想给出一剂救世良方：回归上帝，回归东正教。《谢尔盖·伊普西朗基的生活》故事情节比较散乱：通过发货员“我”的所见所闻，串起了主人公伊普西朗基、他的女儿以及妈妈的经历。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伊普西朗基从年轻时起就向往自由，挣脱母亲的管束离家出走，后来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他的生活几乎都是在地质考察中度过，即便是结婚生女也无法使他停下脚步。妻子去世后，他把女儿送到寄宿学校，自己继续参加各种考察队，直到无力以此为生，于是漂泊到位于沃洛格达和阿尔汉格尔斯克之间的巴拉穆托夫卡村，成为当地的无业游民。女儿伊娜也

天生厌倦循规蹈矩的生活,无法忍受学校严苛的管理制度而和男朋友一起逃出寄宿学校,开始了流浪生活。小说的结尾警察贴出告示寻找伊娜和她的男友,而伊普西朗基则与一个偶然遇到的路人一同消失在天际,继续追寻他心中向往的自由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本集中选入了三篇与车臣战争和车臣民族有关的作品:沙尔古诺夫的《去车臣!去车臣!》、阿斯拉,哈萨沃夫的《精灵》和《一个车臣人》。作为一个多战的国家,“战争”一直是俄苏文学中重要的主题,对于苏联解体后的当代也不例外。很多初出茅庐的作者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战事频仍的车臣。与以往描写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较量、战争对人性的考验等侧重点不同,今天的战争文学更加倾向于从平民视角出发,以最为贴近战区百姓生活的方式,诉说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获得第二届“处女作奖”的沙尔古诺夫一改以往不带感情色彩的白描风格,在《去车臣!去车臣!》这篇小说中,以一个记者的眼光对车臣首都格罗兹尼进行实地考察,描写在这个处处可见战争痕迹的少数民族地区,平静有序的生活中时时隐藏着对战争的恐惧,淳朴热情的态度中又往往夹杂着对俄罗斯人的仇恨,对战争的谴责之情溢于纸上;哈萨沃夫的《精灵》也是通过一个莫斯科青年在格罗兹尼的所见所闻反映战争对当地的破坏和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创伤。两篇作品读来都像纪实报道,令人感到真实生动。

其他作品如叶拉金娜的《列米亚什诺村三联画》写得很像令人伤感的童话,《狄奥斯库里亚》讲述的则是如十九世纪俄罗斯名著中发生在庄园里的爱情故事。布里诺维奇的《娜塔莎的梦想》以话剧独白的形式讲述了孤儿院长大的姑娘娜塔莎为了一段无望的爱情而几乎坐牢的经历,突出显示了失去关爱的青少年同样也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的问题。

这些俄罗斯青年作者的作品中洋溢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如《谢尔盖·伊普西朗基的生活》中主人公这样说道:“在这个世界上

上你还能找到这样的国家吗？要知道只有在我们这个奇怪的国家，我才可以走任何一条路，选择任何的方向，遇到同路人或者与他们分道扬镳，可以离开大路拐向树林，可以爬上任何一棵树，喝任何一条河里的水，可以采蘑菇和浆果，可以捕鱼，而且不需为这些付费，不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也不需向任何人汇报。……我们这里是问题多多，但只有在这个该死的国家里我才可以自己给自己找到吃喝，也不用给任何人付钱，也不用告诉任何人。”），对带有泥土芬芳和人文风情的家乡的赞美（由于“处女作奖”是在全国征稿，所以这些稿件仿佛为我们展开了从首都莫斯科到如阿尔汉格尔斯克、格罗兹尼这样的边远地区、从城市到乡村的充满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的画卷），他们对农村衰败现状的痛惜以及对解决之道的努力寻求（如《苍穹之谜》中对各地农村境况的真实披露以及靠宗教拯救一切的设想），对当代社会弱势群体生活现状的揭示（如《谢尔盖·伊普西朗基的生活》中长途客运司机遭遇的长期拖欠工资问题和青年人无所追求的精神状态），对苏联历史的尝试性的反思（如《发自二十世纪的二十封书信》中通过二十封书信的内容折射出几代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命运。这些青年作者有些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作家，但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人道主义、救赎意识、民族使命感依然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与描写校园生活、校园恋情与青春孤独、成长痛苦的“青春文学”相比，他们的作品带着新鲜的现实生活的喧嚣及对它的活泼思考，因之显得较为宽广、厚重和深刻。

从风格上来看，写实的笔法、生动流畅的叙述，引人入胜的故事仍然广受推崇。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如口述历史般的“录音整理”式叙事模式被很多作家所青睐。这虽然增加了故事的真实可感性，却也显示出这些初涉文坛的青年在素材驾驭、小说架构方面的薄弱与欠缺。值得重视的是，青年作者虽然在创作技巧上不够纯熟与老到，但他们最不缺乏的就是勇于创新意识和敢于实

践的精神。因此透过他们的作品,往往显露出当代俄罗斯乃至世界小说的一些新特质。例如,你可以批评《谢尔盖,伊普西朗基的生活》故事主题不够突出,流浪汉伊普西朗基和他的女儿伊娜这两条线索似乎各不相干,其余人物与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也若即若离,可有可无;也可以批评《精灵》、《去车臣!去车臣!》等作品中人物众多,却互不相干。关于他们的故事都是片段性的,作者只把他们生命中的一个时段甚至只是一个瞬间呈现给读者。你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人物经历进行猜想或者展开联想,却在作品里找不到答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对于社会各个角落里的小人物平凡生活的无始无终的记录式书写,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很多作品中的主要内容。而弗拉基斯拉夫的《埃及人》、《大头针》、《妖蛇》等几篇作品都萦绕着如卡夫卡《变形记》式的怪诞氛围,作者到底要说什么,这只能靠读者个人的感受来理解,还有很多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时间与地点的多重性、小说与其他种类作品的混杂性等等。这些特质能否发展壮大成一股潮流,形成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新的文学流派?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思考。这就像刚刚获得“处女作奖”的作家们一样,他们是否能够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得长久,是否能够在今后的文坛上蔚成气候,一切都有待于时间来检验。

最后说点温馨的话题吧。对于参与“处女作奖”活动的青年来说,获奖不仅仅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与收获,能够和当代知名作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聆听他们的指点,对这些文学爱好者同样具有不小的诱惑力。最终得偿愿望的是进入“半决赛”的二十到二十五名候选人。每年十二月上旬,这些青年从各地汇聚到莫斯科,在一家叫做“激情”的剧院开始为期一周的“大师班”研讨会。在这里,他们可以得到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评点,也可以互相探讨各自入围的作品,作家在指导讨论的同时也会考察每一位候选者的谈吐与见地,暗中为他们打分。真正到了颁奖的那一天,会场的布置反

而不是那么正式,而是像家一样舒适和随意。入口处为每人备下一双拖鞋,进屋后首先看到的是沸腾的茶壶、自制的点心和静静摆放的刀叉。中午会端上热气腾腾的鲜汤,令人忘却屋外的冰天雪地和屋内的紧张角逐。

这里可以称得上是很多人最初的文学之家。他们从这里走出,走上更加宽广的文学舞台。凭借这个舞台,他们从自己的家乡走到莫斯科又走向世界,展开自己一生的文学之旅。希望他们能像“处女作奖”的标志——那只展翅欲飞的小鸟一样,在文学的天空中飞得更高,更远。

侯 玮 红

2012年6月

目 次

苍穹之谜	1
伊万诺夫	52
结局	97
列米亚什诺村三联画	100
狄奥斯库里亚	107
火中天使	117
精灵	132
布拉古内的故事	150
还有机会成名	156
一个车臣人	164
娜塔莎的梦想	173
去车臣！去车臣！	189
发自二十世纪的二十封书信	209
歇斯底里的教训	233
活脱一个英国侦探	239
业余雅兴	245
白雪公主的不幸	251
埃及人	257
大头针	266

妖蛇	271
严冬时节	276
谢尔盖·伊普西朗基的生活	306

苍穹之谜

(一个村庄的历史)

伊利亚·卢达诺夫

那一年,我们终于接触到了大农场主们,这多半是因为在世纪初享誉一时的“国家项目工程”^①中的其他几个项目开始遭到非议。关于这几个项目,大家议论得沸沸扬扬,据说,到了“村一级”,什么结果也没有,而在“省一级”,一切还跟十年和二十年前一样:全国的农村已经变得死气沉沉,破败的村庄依旧是一成不变的灰色,那些有史以来都毫无出路的小城市,依然隐匿在俄罗斯辽阔的半森林半草原地带。

应该做点什么吧: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大官吏们已经坐不住了,不能再坐等翻阅那些统计田地和家畜农庄的干巴巴的数字,他们需要找到一些活生生的例子来证明:“是啊,您知道吗,我们这儿的农村生活得也不错,独立自足,能成为其他地方学习的榜样,甚至比所有拿‘生活质量’这一时髦术语来寻根究底的西方人还高出一筹。”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采访了几十个有盈利的农场,准备为

① 2005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了这一工程,要在俄罗斯优先发展与民生问题最为密切的医疗、教育、住房和农业这四大项目。

我们的杂志撰写一篇关于他们的报道。那些地方确实很有成就：买了生产设备，牲畜满栏，劳动者还有相当可观的收入。但是，只要深入观察这种富足生活背后的内情，就能看穿经过粉饰的斑斑锈迹，隐约看出一幅人为制造出来的小康画面：要么是某个首都银行家一时兴起，投了资金，农业才变得生机勃勃；而这个银行家无非是想借此便利地漂白自己的资本和四处流动的活钱；要么就是确实存在一位获得罕见成功的农场主，他通过二十年的辛苦劳动才把农场弄得较有起色，否则，农场又会重现以前的混乱与贫穷；有的地方还在一直苦苦挣扎，为存活下来而努力，譬如，省一级的财政预算工程，显然就是为了应付高级客人的莅临检查而做样子的。

整个这段时间内，无论我怎么费劲，也无法找到一个富裕的小城市或者乡村，发现它已经凭借全体居民的力量走出了濒临破产的深渊，搞好了农业生产，做到了自给自足，正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这两个月，每当我跟自己的同行，当地报纸的记者们讲起这类地方的事情，他们总是不屑一顾地摆摆手。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想法：带着一大堆乏善可陈的材料回到编辑部，想象着领导那副随和中带着失望的表情，那是既不指责也不作批示的领导脸上常见的，但最终都会万事大吉。

有一次，在一个边区中心，也就是一个遥远的边区，即位于地图最边缘处的、看样子历史很悠久的地方，我遇到一家很不起眼的当地报纸的主编，他喝酒喝得眼神有点发直，尤其是舌头捋不直，他建议我克服没有正规道路的困难，深入四十公里之外的乡村腹地去看看，要么考察一下那里的城镇，要么走访一下那个名字很怪的苍穹^①村。

① 这个词在俄语中还有“上天”、“上帝”的意思。

“天晓得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他坐在堆满文稿和破报纸的办公桌前，后背顶着嘎吱作响的椅背，一边在一个模糊不清的玻璃茶杯里搅一块白砂糖，一边摆出傲慢的样子对我说，“关于这个苍穹村，我还真不清楚。人们喜欢对某些神奇现象胡说八道，——当然，这是可怕的愚昧。我们很少去那儿，那儿的傻瓜已经够多的。不过，事实终究是事实：首先，不知道为什么，那儿的人都不酗酒了，尽管我们曾经以为，他们除了酗酒，没别的事儿可做，”他不自然地叹了口气，朝窗户那边挥了一下手，喝了一口茶，皱了皱眉头，“其次，他们几乎都能自给自足，正如那儿的人所说，他们的农业开始走上坡路，据说，收成还不错，而‘农业发展’本身，正如你刚才好心好意地给我瞎扯了半个小时的说法，也刚开始复苏。而搁以前怎么样呢：听到你这种夸夸其谈的瞎扯，人们只会把你轰走。也正是由于这个，我们和苍穹村的联系中断了。以前，那儿的人跟谁都愿意喝酒，人们既古怪又愚昧，——总而言之，跟我们不是一路人……而且，我们的人也对这个苍穹村不屑一顾——让它见鬼去吧。说实话，咒骂它活该，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你亲自跑一趟看看呢。”

“这个奇怪的名字——苍穹村究竟是怎么来的？”我问道。

“谁搞得清楚啊？以前有人说，老辈人知道，可现在……”他喝了一口茶，又皱了皱眉头，脖子发出咔咔的声音，“你到了那儿找任卡^①。他是我念师范学校时的同年级同学。其实，应该叫他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他是那儿的一所小学的校长，就在苍穹村。小地方的人总是这样——除了干农活儿，无处可去，但他们的孩子们得有个去处啊，——于是，可以把他们接二连三地送到学校去……也许，他能告诉你点什么。”

说实话，这几个月来，我看到的都是表面上的光鲜，其实是人

① 任卡、任尼亚、任，都是叶甫盖尼的昵称。

们给真正的腐朽之物上做了一番粉饰,所以一开始,我还不想去苍穹村。可是,当我再次想起某个百万富翁着急忙慌地给自己添置庄园的情景,我对所谓的农业繁荣就不再有信心。我觉得,除了打道回府,我无处可去,可是,对自己还没有去竭尽全力做好一件事仍心有不甘,不去核实一下最新的传闻就打道回府,比看一篇辞藻华丽却粉饰过度的文章更可耻。

总之,第二天我就上路了。我原本想,先去学校,跟校长谈谈,稍微看一看就回来。花这么一天时间,良心上也应该过得去了。当然,一想起主编的评论,就觉得奇怪;一路上,看到那些得到精心耕种的农田和根据当地标准尚差强人意的道路,我就更觉得奇怪。我微笑着经过路边的指示牌——苍穹村,驱车入村。当那些陈旧却很有气势的房子映入眼帘,我发出了怀疑的冷笑。我看到两边树木被笨拙地修剪掉枝杈的林荫道,看到了一所古老的却刷着新漆的学校,在离学校不远的居民区中央,莫名其妙地耸立着一个建筑塔吊,那里尘土飞扬。

在学校门口,我碰到一位中年人,他穿着一件颜色跟这个村很不搭调的白色衬衫,腋下夹了一个茶炊,很开心地大声唱着一支耳熟能详的歌曲,——立即就猜出,这位是校长。我们互相作了介绍。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急着要去别处,一个劲儿地说抱歉。

“请您原谅,我非常忙。如果您方便的话,请跟我一起走。我们家今天有喜事——今天早上,我闺女给我生了一个小外孙,城里的有些电话死活打不通。”

“当然,我明白,那最好下次吧。”我很高兴。

“请等等,您什么时候才能再到我们这儿来呢?!请原谅,您既然来了,肯定是带着问题来的,不会就是来玩玩的吧?说不定,我能帮您点什么?”

于是,我就跟校长一起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简短地告诉他,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这儿。听了我的话,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有点奇怪,不过,他还是客气地笑了笑:

“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大家都是普通人,都靠自己劳动吃饭。他们也没妨碍谁……”

“但是,据说,最近几年,村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该怎么跟您说呢?成绩嘛,倒是有……您看见那个塔吊了吗?”我们正好经过那个木材堆积如山的工地,施工队像蚂蚁一样在爬上爬下。

“我正想问您呐……看到这个总是觉得有点奇怪。”

此前一直步履匆忙的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突然停下了,原来一直挂着笑容的脸上顿时变得十分严肃,一看这神情,我立马明白,他有话要说,正在寻找合适的语言。

“我们建的是教堂,”他专心致志地盯着我,小声说道,“我们正在举全村之力进行建设……您想想看——苍穹村已经有三代人没听过教堂的钟声了!他们也没见过教堂顶上的十字架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样子。”

说实在的,我被这样的解释弄得不知所措,只能更加专注地看着校长。

“是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建造,轮流上工地,”他接着说,“像以前的做法,大家凑份子。自上周起,苍穹村没有一家人没对教堂的建设做过贡献。共同出钱,集众人之力……好了,我们继续走吧。”他又领着我,边走边说,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请原谅,如果您乐意的话,请到我家里坐坐。今天我家会来很多客人,庆祝喜事。会有很多有趣的人物光临,到时您也可以问问他们……”

听了这句话,我更加注意观察周围的一切,直到校长家的一路上,目之所及让我吃惊不小:在来此之前我去过的那些地方,乍一

看,一切都很美,但虚假的富足完全能从空荡荡的街头看出来,只有几个酒鬼躺在破长椅上,街头连垃圾桶都没有,真搞不明白,这种经过粉饰的表面光鲜究竟是谁、是怎么制造出来并坚持下去的。而在这儿,大白天的时候,外面到处是各种各样的人。

“真奇怪,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你们苍穹村的人气很旺啊。这种情况,除了在一些大城市,我还真没见过。”

“既然您是从区中心来的记者,您或许也听说了,我们这儿酗酒的人很少。虽然还有,但现在他们已经是个别现象,不是主流,情况已经跟不久前截然相反。”

“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您是一名老师。您说得真好,说到了点子上。”

“我是教历史的,自己也研究历史。这一学科,您知道,会迫使您进行思考。”

说话间,我们已来到一栋不算大但得到了精心照料的房子,这并非体现在它跟别的房子具有相同的形状和油漆颜色,而是体现在主人对它的细心程度上。我们一进屋,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就扑过去打电话。

“喂!”我听见他对着话筒喊道,“请叫玛丽娅·叶甫盖尼耶夫娜接电话!我听说,现在可能是休息时间,不喂奶……”接着,有一段时间听不见说话声。走廊里的整面墙上都挂着照片,这面墙有一个很有趣的特别之处,一下子吸引住我的目光:这里的照片,要么全都是二三十年前的旧照片,从跟一个漂亮姑娘手挽手的高个子小伙儿的照片上,能猜出这是年轻时候的校长,要么全都是最近照的,照片上的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不是在建筑工地,就是跟学生们在学校。这部用照片记录的家庭编年史揭示出一条岁月走过的路。

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当作响,能听见女人温和的谈话声。能看到客厅里有一张已经摆好餐具的桌子。